

伽缪与《红楼梦》

金红华

(福建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现代西方哲学家伽缪站在存在主义的立场认为,世界是荒谬的,人面对着荒谬感有三种不同的反应。他的这种哲学思想既体现在其哲学作品中,亦是其文学著作的主题思想。中国清代文学家曹雪芹所著《红楼梦》是一部在世界上都有巨大影响的文学巨著,其中包含丰富的哲学思想。本文试对伽缪与曹雪芹作了一些粗浅的比较。

【关键词】伽缪;红楼梦;存在主义

【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5)02-0048-03

一、阿尔伯特·伽缪荒谬感的由来

阿尔伯特·伽缪(Albert Camus, 1913-1960年),法国现代著名存在主义文学家,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奖金获得者。出生于阿尔及利亚一个贫苦家庭,大学毕业后从事报业;“二战”中来到法国参加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战后初期与当时在西方思想界和文学界影响极大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曾一度过从甚密,但伽缪始终否认自己属于这一派,认为他对一切问题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不属于任何派别体系。

伽缪虽然不是一个职业哲学家,但他的每一部主要文学著作都有一本意义与之相应的哲学作品,其哲学思想是激进的无神论的存在主义。从《局外人》到《鼠疫》,伽缪表现了一些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世界是荒谬的,现实本身是不可认识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人生孤独,活着没有意义。因此,虽然伽缪再三否认自己是存在主义者,西方哲学史家仍然把他列为这一流派的哲学家。

伽缪站在存在主义的立场认为,世界是荒谬的。人对世界有着合理的期望,但是世界本身不按照人的期望方式存在,于是产生了荒谬。比如,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芸芸众生或为生计奔波操劳,或为权势勾心斗角,或为名利费尽心机,在这个忙碌的过程中,世界似乎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在忙碌中或者是几经努力目标仍未达到之时,静下心来自问一句:如此生活究竟是为了什么?那就会忽然感到生活毫无目的,人的存在顿时失去了意义,世界显得黯然无光。

二、《红楼梦》中的《好了歌》及其解注

在《红楼梦》第一回中,跛足道人唱了一曲《好了歌》,曰:“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跛足道人意在启发甄士隐看破红尘,超然出世。甄士隐本是聪明的读书人,加上家破人亡的经历,所以一听就懂,接着就为《好了歌》作了篇解注,云:“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杠,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对《好了歌》作进一步引申发挥。

相比《好了歌》,甄士隐的解注说得更具体、更形象、更冷峭无情。富贵的突然贫贱了,贫贱的又突然富贵了;年轻的突然衰老了,活着的又突然死掉了;想教训儿子光宗耀祖,可他偏偏去当强盗;想使女儿当个贵妇,可她偏偏沦为娼妓;想在官阶上越爬越高,可是偏偏成了囚徒。人世无常,一切都是虚幻,命运难以捉摸,谁也摆脱不了它的摆布。可是世人仍不

收稿日期:2005-04-08

作者简介:金红华(1978-)男,江西乐平人,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3级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醒悟,还在你争我夺,像个乱哄哄的戏台,闹个没完。这就是《好了歌》及其解注的基本思想。由此可知,《好了歌》及其解注的作者曹雪芹(《红楼梦》书中假托跛足道人与甄士隐之口,但作者仍是曹雪芹)与伽缪一样,都是在慨叹人世的荒谬,人生的无意义。

三、伽缪“面对荒谬的反应”与《红楼梦》人物的人生态度

伽缪认为,人面对着荒谬感有三种不同的反应:一是自杀,二是在人的生活之外寻求意义,三是在生活之中创造意义。

《红楼梦》女主人公林黛玉——一个多愁善感的姑娘,从一个丫头口中得知贾母等人秘密设局,安排宝玉迎娶宝钗,当下就支撑不住。林黛玉“看到生活的意义被剥夺,看到生存的理由消失”^[1],于是就作践自己的身体,不吃不喝,也不服药,以绝食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对林黛玉而言,她与宝玉之间的爱情就是她生活的意义,乃至是她生活的全部。生活的意义被剥夺,生存的理由消失,是不能忍受的,人不能够无意义地生活。

宁国府贾珍之父贾敬,放着荣华富贵的生活不过,一味好道,只爱烧丹炼汞,一心想作神仙,在都中城外和道士们胡厮,余者一概不在心上,最后因吞服丹砂中毒而死(名曰“升天”)。贾敬为何好道,书中未作具体交代。笔者认为,其原因有两点:一是某些《红楼梦》爱好者猜测的贾敬与孙媳秦可卿(贾珍与她的不正当关系是确定的)有染^[2];一是其子贾珍不肯读书,只一味高乐不了,把宁国府竟翻了过来,贾敬不愿意(或者无法)管他,他的尊长威颜扫地,因此,不得不放弃府中奢侈极欲的生活,在生活之外崇仙好道。应当可以肯定,贾敬心里是不愿意过道士生活的,他是不得已而为之。

《红楼梦》主人公贾宝玉,深得贾府最高权威——贾母的疼爱,成天在脂粉堆里鬼混,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是名符其实的如薛宝钗所说的“富贵闲人”。然而,他却对佛性道性非常痴迷。《红楼梦》第二十二回,宝玉因为在湘云与黛玉两处不讨好,兼听了宝钗念的《鲁智深醉闹五台山》中的一段戏文《寄生草》,心中大有感慨,写下一偈云: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虽然此时他还没有参透,但已经有了一点看破红尘的苗头。《红楼梦》第九十一回,黛玉借用禅语考

验宝玉,宝玉则反用禅语给黛玉肯定的回答,即今生只爱黛玉一人,表达了自己对爱情的忠诚。宝玉在遭受痛失黛玉的打击,被逼无奈娶宝钗之后,一心向佛向道,厌恶功名,欲断尘缘,最后走上出家之路。这也可以说是贾宝玉“看到生活的意义被剥夺”,只好在人的生活之外去寻找意义吧。

香菱,这个连自己的身世都不知道的少女,是《红楼梦》书中典型的苦命儿。有人认为,她面对生活的态度是无欲无求,从来不知道搭把手管管薛家家里的事,一出场不是斗花斗草搞到憨解石榴裙,就是跟着那群富贵闲人学咏月。不晓得未雨绸缪,建立自己的势力和地盘。结果夏金桂挟大房的淫威而来,她立刻兵败如山倒,挨打受气,终究只留下本《断肠集》。总结起来,香菱贪玩,没有危机意识,不喜欢工作,终于被残酷的竞争淘汰。对于此观点,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香菱的这种生活态度是在生活之中创造意义,她不像林黛玉那样,总是感怀自己悲苦的身世和命运。她对生活抱乐观的态度,不嫉妒别人,也不自卑,而是和那些所谓的富贵闲人们一起,吟诗作对,把对她而言本是无意义的生活当作从中可以获得快乐和满足的过程,以积极的态度对待生活。

四、伽缪与曹雪芹:中西方文学的存在主义

伽缪《局外人》的主人公莫尔索似乎对一切都漠不关心、无动于衷,简直是个冷漠、没有思考的动物。他杀人仅仅是因为太阳,这看起来是荒谬的,可确是事实。牢房里的莫尔索想的很多,但对死并不恐惧和悲哀,认为30岁死或70岁死关系不大。伽缪描写了莫尔索在牢房里知道自己即将死去时的念头:“从根本上说,我明白,不管在三十岁还是在七十岁时死去,都无关紧要,因为无论如何,别的男人和女人都会在千万年继续生活下去,这是再清楚也不过的了。但现在的问题是,将要死去的是我,我将在此时或在二十年后死去。一想到能再活二十年,我就突然感到特别高兴。”死亡前夜,莫尔索仍然觉得自己过去和现在都是幸福的。他感受到了世界的荒谬,不按人世公认的规则游戏,不为自己蒙上感情的面纱,拒绝假装与悔过。他冷漠、沉默,在荒诞的世界里保持了清醒的理性,始终忠实于自己。他是“局外人”,但活得真实,至死幸福。

伽缪的另一部小说《鼠疫》通过对北非一个小城

发生的一场持续将近一年的鼠疫的描写,生动地表达了在那个恐怖时期人们经受的肉体、精神的折磨,以及对幸福安宁的渴望。主人公们遭受着鼠疫对他们精神上的折磨,而仍能勇敢面对死亡。最后,鼠疫消灭,小城重获自由,主人公厄终于获得内心的平静。北非小城象征惨遭法西斯蹂躏的法国,肆虐的鼠疫象征残酷的战争,通过象征,作者重塑了人们在恐怖气氛下的恐惧、焦虑、痛苦以及生离死别的心情。

伽缪的存在主义与萨特和海德格尔的不一样。他认为世间必然混乱和荒谬,人作为一种存在,没有必然的意义与目的。伽缪描写了一个神甫的两次布道,否定了宗教的意义。他通过主人公的态度表明了一个人面对虚无的人生的态度,就是以爱情、友谊和最重要的——同情心来充实内心。

中国的曹雪芹,呕心沥血,增删五次,批阅十载,写出了代表中国古典小说最高成就的文学巨作《红楼梦》。对于《红楼梦》,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有一个非常精辟的评价:“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

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所叙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可见,鲁迅是把《红楼梦》放在中国小说创作的历史长河中作出高度评价的。一般的小说很难上到哲学思想层次的分析,但《红楼梦》却可以经得起哲学分析。一部《红楼梦》,一千个人看就又一千种不同的感受。笔者看《红楼梦》的感受是:曹雪芹和伽缪一样,其书中有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曹雪芹在《红楼梦》书中要表达的也是人世是梦幻与荒谬,富贵荣华只是过眼烟云,一时的飞黄腾达隐藏着日后的祸根。人作为一种存在,生活在世间上,为了功名利禄争强好胜、勾心斗角甚至不惜使用一切卑鄙手段,到最后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书中第一回写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最后一回又写道:“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都集中体现了作者的存在主义人生观。不过,曹雪芹也不是完全消极,他通过宝黛爱情及大观园中少女的真情与友谊表明了一个人面对虚无的人生的态度,那就是以爱情、友谊和最重要的——同情心来充实内心世界。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2] 作家阿尔伯特·伽缪生平[EB/OL] <http://www.eshunet.com/a/0350/0323.htm>.
- [3] 红楼梦诗词鉴赏[EB/OL] <http://liweisky.51.net/honglou/2.htm>
- [4] 曹雪芹.红楼梦[EB/OL] <http://www.goldnets.com/gd/novels/c/cxq/hlm/index.html>
- [5] 杜小真译.西西弗的神话[M].三联书店.1987
- [6] 雍容.闲话红楼三题 红楼美人榜(5)[EB/OL] <http://67.19.223.123/htmpage/35/3504/17.htm>
- [7] 沈威风.说书:论《红楼梦》丫头香菱的不识时务.京华时报[EB/OL] <http://cul.sina.com.cn/y/2004-06-03/60254.html>. 2004.6.3
- [8] 英子.加缪和《局外人》[EB/OL] <http://www.21red.net/diary/view/view.asp?id=53058>.2004-6-9
- [9] 关于加缪的《鼠疫》以及我们的存在主义[EB/OL] <http://culture.enorth.com.cn/system/2001/09/04/000134273.shtml>. 2001-9-4
- [10] 王正康.红楼梦的总体评价[EB/OL] http://www.phhx.org.cn/new_page_2.htm

Jiamiao and A Dream of Red Chamber

JIN Hong-hua

(Public Management School,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

Abstract: Albert Camus, on existentialist ground, thought that the world was absurd. Facing the absurdity of the world, human being had three different reactions. His existentialist thoughts were presented not only in his philosophical books but also in his literary works. A Dream of Red Mansion, written by Cao Xueqin, who was a great man of letter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of China, is rich in philosophical thoughts. This essay makes a try to compare Camus with Cao Xueqin roughly.

Key words: Camus; A Dream of Red Mansion; Existentialism